

珍品鉴藏

这些极品油滴盏，太惊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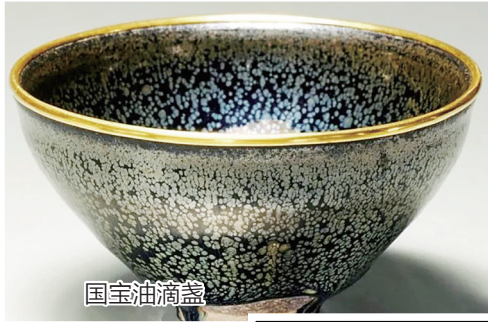
油滴建盏是建盏

中很常见的，也是很多建盏爱好者非常喜欢的。

看似只是黑黑的建盏加上了一些密集的斑纹，便拥有了不一样的美感。一些极品油滴盏，更是许多盏友一直在寻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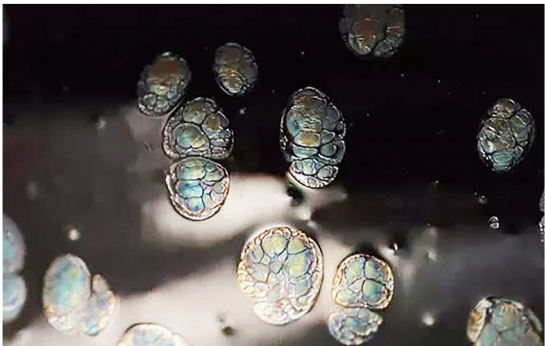
九州油滴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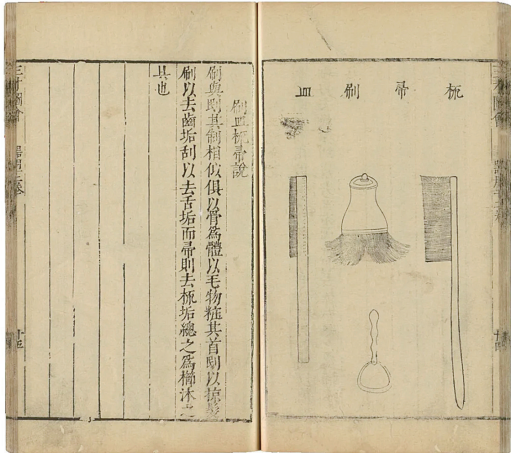
国宝油滴盏



静嘉堂油滴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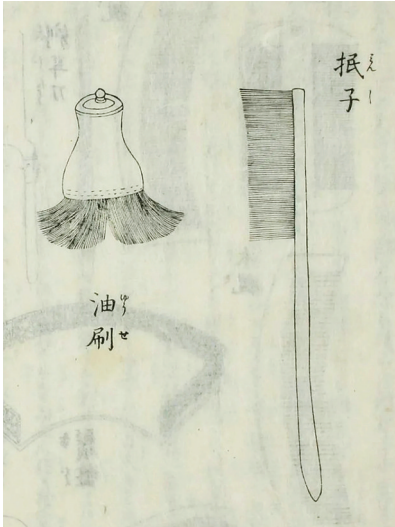
色泽、层次丰富且富有金属质感的油滴斑点



▲《三才图会》“器用卷”书影(万历三十七年原刊本)

“刷子”，亦称“扞子”“篦子”，属梳妆具。相关的研究较成熟，如贾帅《文献与壁画中骨刷的功能研究》内有详细的讨论。为说明刷头缸的使用，现对刷子略作介绍。

刷子一般为长柄板刷样，毛齿稍短，是将头油、刨花水等梳抹于头发上的用具，亦可整理头发，多与梳、篦、刮等同置一处。其名称出现较晚，但相应的功能很有渊源。最早将刷子与刷子作清晰区分的，可能是晚明的《三才图会》：“刷与刮，其制相似，俱以骨为体，以毛物收其首，则以掠发，刷以去齿垢……”书中还刊录其图，与刷相别。



▲《清俗纪闻》书影雍正十一年刊本

又万历本《金瓶梅词话》：“金莲在傍把拿扞子，与李瓶儿扞头。”

清代刷子的使用不变，如《红楼梦》：“……两鬓略松了些，忙开了李纨的妆奁，拿出扞子来，对镜扞了两根……”可知刷子是妆奁中器。

再如清末《海上尘天影》：“……给他一照，因笑道：‘琼儿恁得我好，旁边的短发多散下了。’于是坐到窗口，叫暗香：‘索性把奁具取来，把扞子儿来替我扞一扞儿。’暗香笑着取了来，替他先把迦罗香刷拭，然后和他扞好了，把花替他戴。”这详细地描写了刷子的使用过程。

成书于18世纪末之日本中川忠英的《清俗纪闻》亦刊载了刷子的图像，虽应摘抄于《三才图绘》，但或也说明刷子的造型在清代没有大的变化。将北京故宫旧藏之牙柄刷与图相对照，可知其即刷发的刷子。



▲故宫博物院藏黄杨木什锦梳具盒

雍、乾等朝都有造办处制作刷子的记录，如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传做：梳子、篦子、扞子、刷牙等九件……以备怡亲王福金(晋)千秋用，记此。”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黄杨木、象牙等材质的什锦梳具也可以与造办处档案所录的名目相对照。

刷头缸即应与刷子相搭配。因刷子需蘸头油或刨花水使用，特别是刨花水，使用时要将刷子浸入蘸满，如富景华记录清末民初呼和浩特新城满族女性刨花水的使用：“用榆木刨花泡成水，用小刷蘸着搽头发的鬓角，取其水有榆木的胶质，使头发显得黑亮而发型规整。”故刷头缸应是在使用时作为头油、刨花水等的盛放器。

日人青木正儿的《北京风俗图谱》记述晚清生活场景及相关器用，内有“梳妆器具”一图，所绘刷子正搭放在一口小圆缸上，值得注意。

不过就目前的资料看，“刷头缸”一词直到19世纪才出现。与“刷子”一词的起始时间相距较远。推测之一或因另有别称而暂未能查出，如清末民国时，刷头缸又称“刨花缸”，《歌潮潮》云：“不过她手中丢下的那件东西，早已打成四零八块。倒不是刨花缸，却是面镜子。”之二则或因刷头缸所具有的功能实际上并不强调器皿的专用性，所以直到晚清才发展出专用于搭配刷子的器皿。(据收藏杂志)



▲[清·同治]黄地矾红绘百蝠缸式器

知名传世油滴盏

由宋代传承至今，器型完好的油滴盏，数量极其稀少，价值已不可估量。加上工艺及审美方面的独特性，油滴盏在日本国宝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理所当然的。而接下来介绍的，被划分为重要文化财、重要美术品的四件知名油滴盏，也有非常高的艺术收藏与研究价值。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油滴盏

口径:12.2厘米;高度:7.5厘米;底径:4.2厘米

等级:国宝

传承:丰臣秀次-西本愿寺-京都六角三井家-若狭酒井家-安宅英一-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国宝油滴盏器形为标准束口，周正无变形。胎体选料粗砺，器壁厚实，口沿扣金边。该盏烧成釉色呈浓重黑灰色。釉汁浓厚，有明显垂坠感。黑釉色泽深沉悠远，油滴斑点遍布器物全身，自下而上逐渐变得稀疏，斑纹圆润无瑕，均呈现金属镜面感，光照下可现金银二色辉光。

九州国立博物馆藏油滴盏

口径:12.6厘米;高度:7.0厘米;底径:4.0厘米

等级:重要文化遗产

传承:古田织部-松平不昧-日本文化厅-九州国立博物馆

九州油滴本身的釉色表现非常典型。典型的不仅在于它清晰圆润、分布均衡的银油滴斑纹，标准的束口器形，同时在于它带有明显的烧制时留下的痕迹——粘底和砂眼。

建盏高温厚釉高铁胎的烧制方式，导致釉水容易流动粘底。新盏若粘底就不会出厂，但老盏中油滴实在太少有，九州这只油滴，只有底部粘连，其他部分未粘连，切开粘粘部分，其他部分依然是完整的，依然成为传承有序的名品。

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油滴盏

口径:19.7厘米;高度:8.1厘米

底径:5.3厘米;重量:741克

等级:重要文化遗产

传承:藤田家(大阪)-岩崎家-静嘉堂

静嘉堂除稻叶天目之外，还藏有一只颇受瞩目的油滴盏，就是这只大撇口油滴盏。该盏是日本馆藏名盏中极为特殊的一只建盏。

其他的宋代油滴盏器形清一色12厘米口径标准束口盏，只有这只是撇口，而且是口径19.7厘米的大型撇口盏，重量超过500克。

此外，该盏底部刻有清晰的“新”字，是几大日藏名盏中唯一带底款的(四只日本建盏都无款)。

其器形作为大撇口，无变形，且舒展优雅，仅一点细微修补，干口极窄，流釉恰到好处；油滴斑呈纯净的银色，且直径大，有立体感、层次感，保持卵状。

综合来看，该盏重要性、艺术成就完全不亚于国宝油滴，事实上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两只油滴就是国宝油滴和静嘉堂这只撇口油滴。

美秀美术馆藏建窑油滴盏

口径:12.4厘米;高度:7.1厘米;底径:3.9厘米

等级:重要文化遗产

传承:加贺藩主前田家-大佛次郎(日本作家)-MIHO MUSEUM(滋贺县甲贺市美秀博物馆)

该馆所藏彩油滴盏为标准束口盏，施黑釉肥厚，外底足露铁褐色胎。油滴斑纹圆润且带有紫色、紫红色光彩。

小山富士夫认为其可称为亚曜变。但从斑纹的虚实、结构、光晕等关键特征来看，该盏釉色表现与曜变有较大区别，应属于油滴。即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曜变盏，这件盏也是极具特色、极有研究价值的文物。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文化遗产。

油滴建盏形成机理

当烧到1300℃左右时，在特定的物理化学条件下，釉开始形成液相分离结构，釉主体相分离出富铁的另一相。

名家名作

正是秋深稻熟时

——徐渭为何爱画蟹

俗话说“西风响，蟹脚痒”。秋日的螃蟹黄满膏肥，正是品赏的最佳时机。秋日吃螃蟹的习俗由来已久，古人在吃蟹时讲究颇多，许多文人墨客还会将螃蟹写入诗中或是绘入画中。在画螃蟹的画家里，明代画家徐渭笔下的一只蟹独树一帜。

徐渭，字文清，后改字文长，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的别号很多，有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等。徐渭算得上是一位奇才，集诗文、戏曲、书画成就于一身。

徐渭笔下的蟹，和他的其他画作一样，用笔放纵，不追求形似，而是突出感觉。比如，在他的《黄甲图》中，便以奔放而又精练的笔墨来画出螃蟹的爬行之状。

《黄甲图》中的蟹，身子是用三笔浓墨涂抹而成的，八条腿蜷曲收拢。值得注意的是，螃蟹的两个蟹螯却画得大而细致，蟹螯上的齿纹用笔尖点得很是锐利。这只蟹正在爬行，但显得颇为笨拙，可以看出它并不是快速移动，而是缓慢前行。这只蟹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却集浓、淡、枯、勾、点、抹等诸多笔法于一体，螃蟹造型写意，却质感、形状、神态全在，生动形象。

在螃蟹上方，是两枝肥润的荷叶。荷叶用笔阔大，偃仰有致，已经显露出凋零之状，彰显了清秋气氛，更让人感觉到了无尽的秋意。值得注意的是，徐渭在绘画时往水墨中加入了适量的胶，避免水墨渗散。

在《黄甲图》的右上角有徐渭题诗：“兀然有物气豪粗，莫问年来珠有无，养就孤标人不识，时来黄甲独传胪。”指的是螃蟹昏昏沉沉、胆豪气粗、腹中空空，但偏偏有着一副与众不同让人不识的样貌。而这个时候黄甲吃香，所以让它独能黄榜题名，进登甲第。因此，许多人认为，徐渭此画是借螃蟹粗鲁横行的形象，来嘲讽当时那些胸无点墨、世人不齿，但却能依靠人脉关系或金钱微幸高中、身登甲

第的人。

而在徐渭的《花卉鱼蟹图》卷中，徐渭同样以纯水墨狂放的笔锋，一气呵成，绘出了一只简约却颇具神采的螃蟹，描绘了深秋时节螃蟹的横行之态。而在这幅画中，他也题诗道：“老人画蟹(蟹)复题诗，正是秋深稻熟时。饱却黄云归穴去，付将甲冑欲何为。”他抓住了螃蟹饱食稻子(“黄云”指稻子)后躲在洞穴中的特点，讽刺那些饱食终日、享尽荣华而不愿为国作战的武将。

此外，徐渭还有《题画蟹》诗：“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螯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说的是秋高稻熟时，江村蟹肥，别看螃蟹双螯如戟挺立在青泥之上，但如果把它翻身朝上画在纸上来看的话，那么就像董卓圆团团的肚子了。董卓是汉末权臣，因作恶多端，死后士兵在他肚脐上点了灯，脂膏流了一地。这是抓住螃蟹秋后正肥，腹中充满脂肪、蟹黄的特点，来讽刺那些脑满肠肥的封建权贵。

徐渭对蟹观察细腻，最擅长刻画螃蟹的爬行状，他笔下的螃蟹活灵活现，往往寥寥数笔，螃蟹的质感、形状和神态俱足。实际上，徐渭创作蟹画多幅，题蟹画诗多首，他很喜欢运用螃蟹的不同特征，对世情作侧面的讽刺。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逐渐僵化，弊端显现，许多真正有才华者常屡试不中，像徐渭这样的奇才，连应八次乡试都未能中举，而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却常能高中，然后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徐渭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故借用螃蟹的形象加以讽刺。

徐渭的画作对后世影响很大。画家齐白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作过一幅螃蟹画，上书“看你横行到几时”，以表达他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和抗日必胜的信念，我们从中似乎能看到徐渭的影子。

(据中国文化报)